

我和我的祖国

谢冕：等待更动情的诗歌

本报驻京记者 江胜信

自中国“新诗之父”胡适始用白话文吟咏月夜算起，中国新诗已历百年。
研究新诗的谢冕先生已有 87 高龄。
“我的季节已届深秋。然而我依然迷恋人间的春花秋月，依然寻找我心中的花朝月夕。”谢冕等待着诗人们能像百年前新诗兴起时一样，再赴春天的约会。他把这一等待作为新作《中国新诗史略》的结语。

新作逾 40 万字，从起笔到付印，前后将近 20 年。谢冕写得很慢很慢，他既要钻入一首首新诗诞生时的微观生态，又要把它们放入历史的景深，描绘它们投给当下的背影。他的笔端沁出热情与冷峻、敬仰与体谅、喜悦与哀伤的脉脉细流，淌过新诗来时路。这一路，有披荆斩棘、雷霆万钧，有一地鸡毛、万马齐喑，有光风霁月、春暖花开。笔触与史实这般渗透，令《中国新诗史

略》成了一部观点鲜明又饱含温情的书。谢冕曾言“落笔不敢妄言”，他 10 多年前的落笔，依然能像水溶于水一样化入人心。
原本以为，在新诗百年之际，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，在他的新作完成之际，新诗是他最乐意谈的话题。他却淡淡地说：“研究新诗只不过是我的职业，我的爱好；我更看重的是我的生命如何安排，人生如何选择。”

28



▲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，谢冕在北大勺园。



▲ 1983 年，谢冕与夫人陈素琰在海南。



▲ 2010 年，谢冕（右）与牛汉（左）、郑敏小聚。

一片冰心落入幼小的血脉



恐惧伴随着谢冕的幼年时光：因敌机轰炸而举家逃难，因逃难而频繁换小学，因父亲失业交不起学费而一度失学捡稻穗，因没有粮食而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……

生活如此无望，母亲却从容迎接每一个黎明：晨起细细梳妆，在发髻上边插一束鲜花。

除了这一束鲜花，让谢冕从黑暗中看到一缕亮色的，还有冰心的《寄小读者》。

“童稚的心灵中，宛若吹进了一阵清婉的风。”《寄小读者》为谢冕开启了瑰丽梦境，他看到了太平洋舟中斜阳映出的波光，看到了慰冰湖四围的秋叶，看到了深山万静之中、病榻旁的友情和乡思，看到了凝聚于大自然绮丽景色中的万种柔情……他惊叹道：“文学竟有这般奇能，它揭示和再现世间万物的奥秘，它昭告人们，世界有着难以曲尽的美丽与丰富。”谢冕默默记诵，潜心领会，让一片冰心落入幼小的血脉。

《寄小读者》含 29 篇书信体散文，是冰心在 1923 年至 1926 年旅美期间陆续撰写的。赴美前夕，就读燕京大学的她出版了姊妹篇诗集《繁星》《春水》，它们分别集纳了 164 首和 182 首小诗。这些小诗是 1919 年起随手记下的思想灵光。这一年的五四运动直接支持和导引了中国始自晚清的诗歌变革，新诗革命成为“五四”新文学革命的组成部分和先锋。

一百年过去，谢冕在《中国新诗史略》第二章“凤凰涅槃”中，将诗体大解放之初的积极探索渐次呈现。他说，“这是一个彰显个性的年代”“‘五四’初期小诗运动的流行，正是这种诗人转向自我表达的体现”“冰心是最集中写小诗的一位”“传统的格律和形式的束缚在这里彻底地解除了，清新明朗，蔚为一时之盛”。

冰心青年时代学习、生活过的燕大校园，后来成了谢冕学习、生活的北大校园。他俩祖籍都是福建长乐，谢姓有很多家堂号，他们都属“宝树堂”。谢冕偶尔带着家乡人去探望冰心。“她送我一张照片，在背面签名，笔力强劲写下‘谢冕同……’。我在边上看她写到这里，就猜，同学？同志？同乡？没想到她写的是‘谢冕同宗’！快 100 岁的老人了，思维还那么清晰，用词还那么讲究！”

冰心先生带给谢冕的精神慰藉，是贯穿生命始终的。每当冰心看到谢冕文章中流露出的悲观情绪，她就要指出来：“这不好……”谢冕对这位一直陪伴自己成长的挚友和良师倾吐着感恩之情：“爱在右，同情在左，走在生命路的两旁。随时撒种，随时开花，将这一路长途，点缀得香花弥漫。使穿枝拂叶的行人，踏着荆棘，不觉得痛苦，有泪可落，也不是悲凉。”当《寄小读者》《再寄小读者》成为一代代少年的手边书，谢冕说出的就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心声。

第一次庄严选择：穿上军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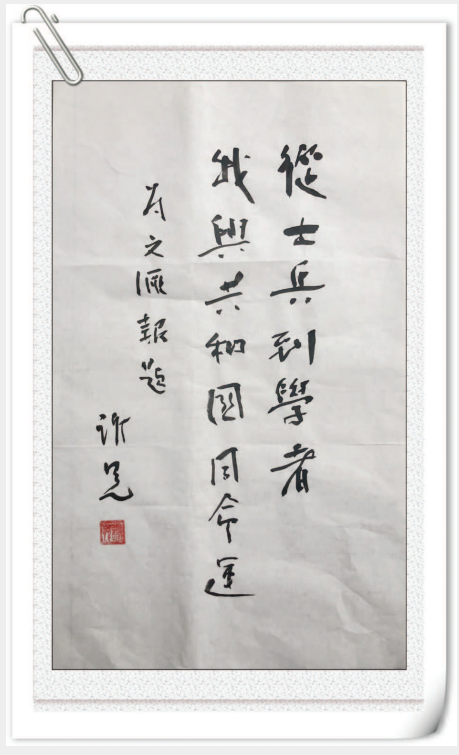
“冰心教我爱，巴金教我反抗。”这两位文学大师为谢冕的童年铸魂。
读中学时，谢冕组织了读书会。从茅盾的《幻灭》《动摇》，到巴金的《灭亡》《新生》《家》，他有了更广泛、更有目的的阅读，并有了独立的思考。
战乱和动荡，饿殍和伤残，流离和贫穷，带给他早熟的忧患，他在黑夜呼唤黎明。
1948 年 11 月，他将课堂作文《公园之秋》投寄给报纸，不几天就被刊登了出来。“风，像一把利刀，刺向人民的咽喉，哀呼一声，血流出来了，人民哭

谢冕，1932 年生，福建福州人。1949 年 8 月入伍，1955 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，现为北京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任诗歌理论刊物《诗探索》及《新诗评论》主编。2005 年起担任北

【人物档案】

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院院长。著有《湖岸诗评》《共和国的星光》《文学的绿色革命》《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》等十余种学术专著，以

及散文随笔集《世纪留言》《永远的校园》《流向远方的水》《心中风景》《花落无声》等。主编了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》《10 卷》《百年中



▲ 谢冕近照。本报驻京记者 江胜信摄（除署名外，图片均由河南文艺出版社《花落无声——谢冕自述》提供）
▲ 谢冕寄语：“从士兵到学者 我与共和国同命运”。

了，哭声恰像秋的风，飒飒地响。忧郁的山啊！你皱着眉，屹立在对面，泉水潺潺地从山凹中流下来了，是孤独者的泪啊……” 朦胧的反抗意识和沉痛的文字，出自这位 16 岁少年。
谢冕渴望改变现状，思想倾向革命。他陆续参加了学生的进步运动，从同学和老师那里，阅读了由香港转入内地的解放区作品，如《白毛女》《白求恩大夫》等。国统区流行一首歌《山那边哟好地方》，“……万担谷子堆满仓……年年不会闹饥荒……穷人富人都一样，你要吃饭就得做工哟，没人给你做牛羊……”谢冕一听，“这太好了，山那边人人平等，都能吃上饱饭，这不正是我向往的世界么！”

1949 年 3 月，在国民党的高压下，正读高一的谢冕在报上发表了诗歌《见解》：“泪是对仇恨的报复，/锁链会使暴徒叛变，/法律原是罪恶的渊藪，/冰封中有春来的信息。//黑夜后不会是黎明？/有人在冀企着春天！/历史的车轮永不后退，/寂静的山火孕有愤怒的火焰。”年轻的谢冕“一心一意要通过诗喊出人民的声音”。在一首题为《诗》的诗中，他确认诗应当“呼喊出奴隶的声音/是被损害与被侮辱者的咆哮”。

这年暑假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福州。枪声稀疏之后，大街两旁睡满了长途行军作战而疲惫不堪的战士。“这是何等壮观的场面啊！他们是胜利者，他们有理由享受他们以鲜血和汗水换来的一切，但他们就这样直接躺在夏季的阳光直接照射的大街上。”这一严格自律而秋毫无犯的义师形象让谢冕激动不已。他们解放了他，他要加入他们的队伍，去解放更多像他一样受难的父老乡亲、兄弟姐妹。

当解放军文艺工作队的一位干部来到谢冕的学校动员参军时，谢冕毫不犹豫做出了人生中第一个庄严的选择。1949 年 8 月 29 日，17 岁的谢冕穿上了军装。他向报刊投寄了中学时代的最后一篇文章《我走进了革命的行列》：“……不再留恋家的温馨、父母

的爱……去爱人民，去爱祖国，去扛起枪杆……唯有革命，才有我们完全美丽的家，才有各人安定的生活……我走进了革命的行列，我满心充沛着喜悦！”
从军 6 年间，谢冕做过文工队编导组副组长、文化教员、土改队员、军报记者、海岛驻防战士……直至 1955 年 4 月奉命复员，回到福州。第二次庄严选择：考入北大。
8 月 29 日这个日子对谢冕来说意义特殊，这意味着他人生的两次重大转折：1949 年的这一天，他走入了军营；1955 年的这一天，他走进了北京大学。

高考填报志愿可以填 3 个，谢冕都填了：北大、北大、北大。他说：“我就知道北大好。我进了北大才知道，它竟然有这样好！”
谢冕加入了北大诗社。他用一首题为《一九五六年骑着骏马飞奔而来》的小诗来迎接他在北大的第一个新年，“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/我也听见一九五六年的脚步在响/虽然冰霜封冻着大地/可是我的心却燃烧得发烫/祖国的每一天都不平凡/新年的年度又是这样的充满阳光/我要不虛度每一个有意义的时日/像勤劳的工人农民那样”。

除夕之夜，大饭厅的舞会举行到夜阑。零点零分，舞步停下来，未名湖边的钟声响了。马寅初校长微醺着向大家拜年，最让谢冕记忆深刻的，是校长那句“兄弟我今天多喝了酒杯酒”。

1956 年 4 月 25 日，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《论十大关系》的讲话，提出了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方针。此后的一年间，在《中国新诗史略》中被谢冕称之为新诗的“百花时代”。它梦幻般美丽，终又在之后的一次次疾风骤雨中，凋零、荒芜。

暴风雨过后，诗人们终于等到了悲喜交集的归来。1978 年 4 月 30 日，上海《文汇报》发表了带着满身伤痕归来的艾青的《红旗》：“火是红的，/血是红的，/山丹丹是红的，/初升的太阳是红的；//最美的是/在前进中迎风飘扬的红旗！”艾青曾于 1938 年创作了《我爱这土地》，诗中那句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”既为当时的抗战擂响了鼓点，又穿越时空令今天的人们动容。谢冕给出了这样的评价：“在新诗的发展史上，胡适是光辉的起点，郭沫若传达了‘五四’时期的浪漫激情；而中国白话新诗文体的完成则是艾青。”曾以沉郁内涵和自由形式创造了诗美奇观的艾青，躲不过“疾风骤雨”，直至用《红旗》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。

艾青将归来之后的第一本诗集，定名为《归来的歌》，该书于 1980 年 5 月出版。几乎同时，谢冕《在新的崛起面前》一文在诗坛引发震荡。谢冕在文中支持了当时引起激烈争论的“朦胧诗”，他因此被称为“崛起派”。时至今日，“朦胧诗”掀起的新诗潮带给中国社会的巨大冲击，正逐渐被历史所接纳和认同。今天的人们，谁不能随口说出几句舒婷、顾城等“朦胧诗派”代表诗人的经典诗句呢——“根，紧握在地下；叶，相触在云里”“仿佛永远分离，却又终身相依”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”……

当诗人们或文艺评论家们为诗的花开花谢、叶枯叶荣唏嘘、争论、赞美时，唯有未名湖像接纳倒影一样接纳所有，再漾起一泓清波。从沙滩红楼和未名湖畔走出了胡适、鲁迅、闻一多、刘半农、徐志摩、冰心、冯至、沈从文……究竟是红楼的钟声和未名湖的清波濡染了他们的灵感，还是他们的灵感荡涤了钟声与清波？

谢冕爱这未名湖。“我们认定了这湖，再多的美景也抵不过它，它们加起来

也不能把这湖从我们心中换了去。”他喜欢绕湖而行，是一种习惯，一种享受，一种仪式，从初春直到深秋，从弱冠直到耄耋，从相许直到相守。他说：“北大是我精神的故乡。”

诗人的在场 给了新诗以信心



新诗潮、后新诗潮渐次退潮。
上世纪 90 年代，“下海”“出国”颇为时髦，物质的丰裕与精神的匮乏构成了巨大落差，诗似乎正离我们远去。谢冕在一篇文章中发出警醒：“它不再关心这土地和土地上面的故事，它们用似是而非的深邃掩饰浅薄和贫乏。当严肃和诚实变成遥远的事实的时候，人们对这些诗冷淡便是自然而然的。”“诗人沉湎于个人的‘内心’，而这所谓的‘内心’是与世无涉的。它过于冥想，似乎有什么禅机

记者手记

谢教授，您好！

慢跑、冷水浴，一年四季不间断。很难想象，谢冕先生硬朗的身板竟是由冰与火交替锤炼而成的。更让人感慨的是，当冰与火的人生经历压在他这副肩板上时，他依然风骨铮铮又谦逊慈悲。

人们给了他诗家、作家、文艺评论家等诸多名号，他最看重的却是他北大教授这一身份。前些日子，他被 2018—2019 年华人教育大会推选为“华人教育名家”。“我很怕被称为这个‘家’那个‘家’，但这个‘华人教育名

家’倒还算恰如其分。”

他把 87 岁的生命与绵延的新诗史相比，看到了自己的渺小，“一个人的精力有限，我一辈子只做文学，文学只做了新诗”；他把自己与学生相比，也看到了自己的渺小，“我自己微不足道，但我的学生很了不起，个个都聪明出色，这是最让我感到欣慰的一点，也是最有成就感的一点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可以算‘教育名家’。”

所以，当我们向这位可敬的老人致意，不妨称一声：谢教授，您好！

